

夜店



上海東書局印行

許德佑譯

高爾基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版權不
所翻印

夜

店

(劇本)

每册定價國幣四千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原著者

高

爾

基

譯者

許

德

佑

發行人

大

東

局

印刷者

大

東

局

發行者

大

東

局

發行所

大

東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夜店

四幕劇

登場人物 以發言先後爲序

一男爵 三十二歲

克維絲尼亞 市場婦人，約四十歲

柏諾夫 製帽者，四十五歲

克里斯奇，安得羅·米特立奇，製鎖匠，四十歲

拿茜亞 二十四歲

安娜 克里斯奇之妻，三十歲

薩亭 四十歲

一演員 四十歲

哥絲提廖夫，馬其爾·伊凡諾維奇 旅店主人，五十四歲

倍比兒，華斯卡 二十八歲

拿達霞 華茜麗霞之妹，二十歲

劉卡 香客，六十歲

亞廖西卡 製鞋者，二十歲

華茜麗霞·嘉波維娜 哥絲提廖夫之妻，二十六歲

米維提夫 華茜麗霞之叔，警察，五十歲

一縫紉人 四十歲，挑夫，

克立佛爾·左把 四十歲，挑夫

數無名漂泊者，額外之人

第一幕

一間像地窟樣的房子。厚大而拱起的石天花板已被煙燻黑了，有好幾處的牆粉都已破裂。光線從上經左首一方窗（對腳光之一窗）而射下。左角倍比兒的宿舍以薄板壁與其餘的隔開，對門，通着向中間的窗戶之下的是柏諾夫的床榻。

右角矗立一個大的俄國式的火爐，火爐的後部是嵌在那個罩臨其上的牆壁之內的。火爐的一部分展及房內的成一個斜面，凡演員之欲到拱廊下的地方去者，均必須爬過這斜面之上的。

右面厚大之牆上有一門通廚房，在這廚房住着克維絲尼亞、男爵，及拿西亞。

左面窗下是一張廣闊的床，上面堆着污穢的棉氈子。稍向左中一些（連着倍比兒的房），一個三五級の木梯向後通到場臺。從這個臺上，在倍比兒的房間之左後面，又有一個木梯，通着進出口。

一扇門在這個場臺上向裏開着，在右面另外有一張幾級の木梯通着一個房間，越過火爐之上，裏面住着房主人及其家屬。欄杆已經破壞，而有一個腐舊的粗氈蓋在其上。

在火爐和短の木梯之間，有一張廣闊而低矮的四足檯，算做是一張床榻。另外又有一張這樣的床榻橫越火爐之前，第三張這樣的床則是在通着廚房的門的右下面。旁邊有一個木礮，上面安放着小鐵砧和老虎鉗。克羅斯奇坐在一個較小的木礮之上，在配一雙舊鎖中的鑰匙。他腳旁放着兩串穿在鐵線的圈子上的各樣形式的鑰匙，和一個破壞了的茶甕（一種俄國常用的茶器），一個鐵錘以及一些銼刀。

屋子的中間有一張大的桌子，兩隻矮凳，一個粗大的無背椅，都是沒有上過漆而很髒的。克維絲尼亞在桌子的右邊，在洗着一個茶壺，像是主婦樣地做着，而男爵則在舞臺左角中心，在咀嚼着一片黑麵包，拿茜亞在左邊，坐在無背椅之上，她的臂膊擱在桌子上，她的臉藏在兩手之中，她正在讀着一本破碎的書本子。安娜睡在床上，被棉被遮掩着，時常聽到她咳嗽的聲音。柏諾夫坐着，他的檯子上放着裁縫的模式，她正裁量一塊夾在膝間的布，是一條舊的褲子，他正在計算着怎樣可以用最經濟的辦法去拆剪改作帽子的料。在他的後面是一個壓扁的帽盒子，他從這個上面剪下一塊來做帽檐，將一塊完整些的用兩只釘給釘上了，而將其餘沒用的丟在屋子裏。他的周圍滿堆着許多油污的布和剪下來的小片。

薩亭剛巧在火爐前面的床榻上醒來，怨謗地呻吟着，在火爐左角拱廊掩藏着的地方，聽到戲子輾轉咳嗽的聲音。

時間 早春之晨。

男爵 說下去啊。「意思要聽其餘的故事」

克維絲尼亞 再也不說了。告訴你。我的朋友——去開了吧。你得知道，我已經盤決定了。什麼都不能誘惑我再嫁了。（薩亭呻吟着。）

柏諾夫 （對着薩亭說）您在呻吟些什麼呢？

克維絲尼亞 我是一個自由的婦人。我自己的工匠長。難道我會將自己的名字登記到別人的通行證上去。而變成一個男子的奴隸嗎？況且現在還沒有人能夠對我說這樣的話的時候。別讓我夢想這個吧。我是永不會做這件事的。即是從美洲來的王子——我也不會要他的啊！

克里斯奇 扯謊！

克維絲尼亞 （轉向他）什麼？「又轉回來。」

克里斯奇 您在扯謊。您行將和米維提夫（即警察長）結婚了啊。

男爵（站了起來，拿着拿茜亞的書讀着題目）。『不吉的愛』。

拿茜亞（搶着書）這兒！還給我，別開頑笑了。

（男爵看着她，將書在空中搖動着。）

克維絲尼亞（又轉向克里斯奇）您扯謊，您這個紅頭鬼，對我說這樣

的話，您瘋了？

男爵（以書在拿茜亞頭上敲了一下）拿茜亞，您這個傻孩子？

拿茜亞（還給我）（搶書）

克里斯奇（對克維絲尼亞）您是一位尊貴的婦人！……可是您一樣地會變成米維提夫的夫人……這是您所需要的。

克維絲尼亞（不錯啊）（譏諷地說着）一定的……還有什麼呢……您是

將您的夫人打到半死的。

克里斯奇（憤怒地）老混蛋，住嘴！關您什麼事呢？

克維絲尼亞（狂叫着）哈哈？您真不能聽實話？

男爵 都是些空砲。拿茜亞——您在那兒？

拿茜亞（頭都沒擡）什麼？讓我一個人吧！

安娜（將頭從床毯裏鑽了出來）已經天亮了！上帝啊！別吵吧！

克里斯奇 又來埋怨了！（鄙惡地）

安娜 每日都在吵着。至少讓我靜靜地死去吧。

柏諾夫 爭吵的聲音並不阻止您去死啊。

克維絲尼亞（走向安娜）親愛的安娜，告訴我，您怎樣忍受着這個暴

徒的氣？

安娜 讓我這樣吧——讓我——

克維絲尼亞 可憐的犧牲者。胸口還沒有好些嗎？

男爵 克維絲尼亞。正是我們到市場去的時候了。

克維絲尼亞 那末，我們現在去吧。（對安娜）您還要一些熱饅頭嗎？

安娜 我不要，謝謝您。爲什麼我還要吃東西呢？

克維絲尼亞 吃些吧！熱的東西常常很好的，可以靜靜心的啊。我放一些在這裏吧，您的胃口好的時候再吃吧。（對男爵）我們去吧，先生。（走向克里斯奇）嚇！您這魔鬼！

安娜 （咳嗽） 唉，天啊！

男爵 （推着拿茜亞的頸背） 丟掉這書吧……您這個傻孩子！

拿茜亞 （喃喃着） 去吧。我不關您的事。（轉開了一頁書。男爵跟着克維絲尼亞從右邊下場，嘴裏嘯嘯地調笑地吹着。）

薩亭 （從他的床上起來） 昨天是誰來擾亂我的？

柏諾夫 這對您反正是一樣的。

薩亭 就算是一樣吧。但到底算爲什麼呢？

柏諾夫 您會玩過牌嗎？

薩亭 玩過牌嗎？啊，曾經玩過的。

柏諾夫 那就是爲了這個了。

薩亭 騙子！

戲子 （在火爐上闖出他的頭來） 他們會有一天殺掉您一次的。

薩亭 您真是——一個傻瓜！

戲子 爲什麼是傻瓜呢？

薩亭 他們不能殺掉我兩次的，他們能夠嗎？

戲子 （一短時間的靜默後） 我倒沒有看到——爲什麼不能夠呢？

克里斯奇 （轉向他） 爬下火爐來，將地掃一下吧！您這個懶骨頭。

戲子 這一些也不關您的事……

克里斯奇 等着吧！……等華茜麗霞來的時候，她會告訴您這是誰的事的

戲子 魔鬼會跟着華茜麗亞的。今天男爵必須將一切的事料理好了的，今天該輪他的班……男爵！

男爵 （從左邊廚房裏進來） 我沒有時間。我得陪着克維絲尼亞到市場裏去。

戲子 這可不關我事……您到地獄中去也不關我事……但是，地板是必得洗淨了的，而且這次輪着您的班。……不要以為我會做其他別人的工作啊。

男爵 （越向拿茜亞） 不嗎？那末讓惡魔跟着您吧！拿茜亞會洗淨一些
的。說啊！您！『不吉的愛！』醒來啊！（取其書）

拿茜亞 （起立） 您要什麼？將書擱在這裏，您這個搗亂鬼。還算是一個上等入呢！

男爵 （還其書） 拿茜亞！為我做一些掃除的工作吧——肯嗎？

拿茜亞（向右首退場入廚房） 慣會作弄人，你知道我也衰弱了。

克維絲尼亞（進場，向男爵） 來吧。他們沒有您也一定會掃除乾淨的

。 （男爵從右邊退場） 您，戲子，您一定得掃除一下。人家請求您做這件事，所以您得這樣做啊。這不會折了您的背的。

戲子 永遠是我——聽——我却不懂這個。

（男爵從廚房中走進場，手裏攜着以一軸穿着的兩個籃，裏面裝着以破布蓋着的大瓶。）

男爵 今天委實很重了。

薩亭 您要不一個男爵，自會拿得動的。

克維絲尼亞（對戲子） 請您掃得乾淨些啊。（從左進口退場，男爵

走在前面。）

戲子（從壁爐上爬了下來） 我不能吃灰塵了。灰塵要傷害我的（自

己悲傷起來。我的 *Oran sm* 被酒精弄壞了啊。（沉思地坐在火爐前的床邊。）

薩亨 *Oran* 啊，*Oran sm*（調笑地）。

安娜（對克里斯奇）克里斯奇

克里斯奇 什麼事啊？

安娜 克維絲尼亞給我留下了一些饅頭，去吃吧。

克里斯奇（越向她）您不吃嗎？

安娜 我不吃。爲什麼我要吃呢？您——您要做工，您得吃的啊。

克里斯奇 您怕嗎？別失望啊。也許您會重新健康起來的。

安娜 去，去吃。我的心難過啊：末日快到了。

克里斯奇（走開）啊，不會的；也許——也許您不久就好了。（從

右邊退向廚房去。）

戲子（高聲地，似乎是忽然從一個夢中驚醒了來樣的）昨天在醫院裏，醫生曾對我說：『您的 Organism 完全，完全給酒精弄壞了。』

薩亭（狂笑） Organism

戲子（着重地說）不是 Organism，是 Organism 啊 Organism
薩亭 放洋屁。

戲子（下賤地移動着手）啊！胡話。告訴您，我是誠懇地說着的。我的 Organism 是壞了……所以假使我要掃除房子……而呼吸灰塵的話，我會受傷的。

薩亭 這是延年益壽的法子……哈！

柏諾夫 您在說什麼呢？

薩亭 我在講話啊……還有別的呢：這是做不到的事啊。

柏諾夫 這是什麼意思呢？

薩亭 我不知道，我已經忘了啊。

柏諾夫 那末，您爲什麼說呢？

薩亭 正是這樣啊……我厭倦了一切的話了，柏諾夫。每一句話我都至少聽見過一千遍了。

戲子 哈孟萊德裏面說，『說話啊，說話啊，說話啊。』一個偉大的作品，『哈孟萊德』——我曾在裏面扮過那個莊重的掘墳的人。

克里斯基（從右邊廚房裏進場） 現在您願意扮一個拿掃帚的人嗎？

戲子 這不關您的事。（以他的拳敲自己的胸）。『美麗的奧菲利亞！

美麗的女神，在您的祈禱之中，讓一切我的罪惡回憶起來吧！』

（裏面遠遠地聽一個警察的粗暴而尖銳的噓噓呼聲。克里斯基坐下在工作，可以聽到他那銼刀的聲音。）

薩亭 我喜歡這裏含糊的稀少的話。我年青的時候，我是在電報公局裏做